

浅析舞蹈《芙蓉花钹》的审美特征与创作

谢丰¹ 野渡²

(1.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文化馆, 江苏 无锡 214101;
2.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文化馆,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元末四大家”之一的画家倪瓒(号云林), 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 其墓园及纪念馆就处在该区东北塘街道所辖的芙蓉山下, 而东北塘街道的文化在倪瓒的影响下多以芙蓉山麓悠久的文脉得以展开, 曾获省级重要奖项的民间舞蹈艺术《芙蓉花马》和下文所述的广场舞蹈《芙蓉花钹》皆源于此。个人认为, 在打造新作品时除溯源续根、辨别历史的同时, 更需要找准地方文化符号, 通过不断深入挖掘和创新, 大力弘扬和继承无锡境内富含民间文化特色的艺术瑰宝。

【关键词】音乐特质; 舞蹈特质; 编排结构; 创作与磨合

引言:

民间舞或民族舞的特质源自当地区域的风土人情。基于交通发达、人口密集和交流状态的频繁, 汉族民间舞的特征象对于少数民族而言, 流传的地方更远更广。如何在新时代的审美标准中找寻当代民间舞的审美意趣? 如何凸显汉族民间舞的特征性与把控性? 需要我们首先探实其内核究竟在哪里? 当下的潮流感又呈何种态势? 然后再比照地方文化的着眼点, 量体裁衣, 多方合作达成共识, 共同打造出文艺精品。

江苏是一个有着众多民间歌谣的省份, 如《拔根芦柴花》《茉莉花》《无锡景》《紫竹调》《采红菱》《二泉映月》《孟姜女》等一大批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民歌小调。随着时代的发展, 编导队伍的年轻化, 江苏原有的民间舞经过创新产生了新的化学效应, 典型的苏南特征得以显现, 如《担鲜藕》《海安花鼓》《渔篮花鼓》等多支独具江苏特色的民间舞不断登上国家级最高舞台并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

新编的民间舞《芙蓉花钹》源于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北塘一带。据当地昌平区小汤山后牛坊村村民讲述: “清乾隆年间, 有一批从山西洪洞县逃荒到村里的灾民被村民们收留, 其中一位白胡子老人为感激村民对族人的盛情款待, 将自己家乡的花钹大鼓技艺传授于后坊村村民, 而这种带有浓郁乡愁和南北融合的文化历史技艺, 才得以一辈辈延续并流传至今”。所谓的“花钹”, 是指打击乐器之一的铜钹, 民间亦称之“鐮”, 最早源于西亚, 北魏时期传入中国, 到了明清时期成了我国戏曲舞台的重要伴奏乐器。之所以称之“芙蓉花钹”实乃东北塘坐拥芙蓉山而得名。至今, 花钹在几代人的传承中已经产生了5、6个版本, 只因原有的最老底子的乐谱已无从考证, 再加上“钹”

本身是一种打击乐(响器), 更多的时候难为主角而成为伴奏乐器, 从而使律动性得以削弱。时至今日, 当其被郑重搬上舞台后, 其他的音乐旋律反而成了花钹的帮腔背景。

一、找准芙蓉花钹的音乐特质

2023年7月, 在锡山区文化馆和东北塘文体中心共同商榷下, 决定重新打造新的《芙蓉花钹》版本, 参加江苏省无锡市“群芳奖”舞台舞及广场舞新一轮的选拔赛的角逐, 希望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在舞台上再放光彩。笔者在仔细琢磨前期作品的过程中, 发现前几版的音乐均属剪辑而成, 其作品因受音乐形象的制约而缺乏统一性, 导致舞蹈风格出现“南北杂烩”而失去了苏南地域该有的鲜明特色。既然挖掘创新, 何不从具有地方特色的音乐着手? 一番梳理之后, 初步选定了以《渔篮花鼓》的音乐作为参考。经过认真地推敲比较, 总觉得《渔篮花鼓》太过温婉, 缺少了俏皮激越, 所以断然舍弃。而多年前一直萦绕在脑海里的, 传统经典锡剧《双推磨》里的旋律不时浮于思绪, 流于嘴边! “推呀拉呀转又转, 磨盘转得圆又圆, 一人推磨像牛车水, 二人牵磨像扯篷船”。正是这种旋律和《苏南小调》的曲风如出一辙, 曲腔不仅朗朗上口, 而且节奏长短灵动诙谐, 非常具有动感和可舞性, 也更适合小钹敲击时的那种脆梗劲。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工夫”。但纯粹的戏曲音乐是无法全部代替舞蹈音乐的, 只能采用戏曲的元素加以糅合, 进一步来完成舞蹈作品音乐创作中所需的起承转合结构要求。

在决定采用《苏南小调》音乐版本为原型之后, 经过几次三番与作曲者的商议决定, 《芙蓉花钹》在保留原有曲风的同时, 采用赋格的作曲方式, 配器中加入了小锣、大钹、竹笛、二胡、古筝、琵琶等乐器

来伴奏，形成了新民间音乐的调性。这犹如为其定制了一件崭新又合身的衣服，并贴上了正确的地域文化标签，使得重新赋予了新的音乐灵魂的《芙蓉花钹》，既符合舞蹈的视觉听觉，又达到了可观、可舞、可听性，同时也对应了当下大众对舞蹈节奏变化多样的审美要求。

二、探寻芙蓉花钹的舞蹈特质

拥有一个新颖别致的开头对于一个好的舞蹈作品而言非常重要，如同打乒乓球一样，只有前三板有戏才能具有吸引观众继续观看下去的欲望。在完成了全新的舞蹈音乐之后，必须有新颖合适的舞蹈语汇与之相匹配，才能使音乐与舞蹈之间形成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的内核与效果。秉承既不重复他人也不重复自己的创作编排主旨、意念，在一遍一遍反复聆听花钹的旋律与节奏、一点一点感受音乐形象带给自身最直接的感官与最初印象，尝试、累积、叠加、琢磨律动与体态，不断用肢体找寻舞蹈的灵魂动作。无论在办公室、出差途中、家中客厅、还是在晚间小区公共绿地的休闲空间，芙蓉花钹的音乐在一段时间里不仅占据了笔者生活的诸多空间，在舞蹈成型初期更是花费了个人大量的休息时间。

“钹”这种打击乐器在乐队伴奏中除了互相碰撞敲击，发出该有时需要的声响之外，其实在钹身不同部位的触碰中也会产生多种声响。在此次舞蹈创编中，为了追求舞台的画面美感及道具的活用性，不仅开发出了正劈、反劈，还采用了双钹相互摩擦、对打、前后上下滚动以及顿切、盖击等诸多触碰方式，期望呈现出更多的可行性与层次丰富的花钹打法。在舞蹈创编的步伐中不仅融入了江南特有的颤颠步，还提炼出更多新的三步一抬脚、三步一扯腿、双晃手顺风旗跳吸步、拧肩抬拐步和拧拐抬打等多种舞蹈语言。而后在不断磨砺的体态中又变异产生出新的颤拧伸臂、后挫前倾三道弯、缠腰涮拉偏头看、缠头五花前后伸等律动及舞姿，从而奠定并赋予了《芙蓉花钹》新的舞姿韵味及美学特征。在队形调度上以合理便捷的动作代替纯粹的走路模式，在不经意间完成了画面及队形的调度，在增强舞蹈流畅度的同时也增添了美感。这一切紧锣密鼓的案头工作及循序渐进的挖掘、实践、操作，脱离了北方民间舞大开大合之风貌，找到了江南舞蹈玲珑娇俏、以细腻见长的民间舞风及特有的语汇。

三、梳理芙蓉花钹的舞蹈结构

当第一稿《芙蓉花钹》舞蹈音乐小样出炉之时，在听完全曲之后，感觉整体音乐色彩对比并不强烈，特别是第三段纯节奏打击乐段，不仅节奏型单一，而且配器丰富度欠佳。通过与作曲者数度面议商讨，

决定将慢板的旋律段改为二胡演奏，回归苏南特有的清丽婉转基调，同时增加小锣与大钹的音效，加强了打击乐段的节奏型变化。

不同的音乐色彩直接奠定并影响了舞蹈的基调，二十多天后等来了“花钹”的第二稿。为了区别舞种的范畴要求，更避免广场舞趋于舞台化，作曲者在修改完后的新版音乐前加了一段引子。对这段引子的取舍的确让人纠结了不少时间，它源于创作期间笔者偶然看到的一场全国广场舞的展演，从中发现国内很多广场舞在编排中开始注入情节设计，心想既然这种设定能被评委接受和认可，它也可以被看作是广场舞创作的一个风向标。于是便果断地采用了这段引子，从而让《芙蓉花钹》的舞蹈结构也有了起承转合之分。

起：引子部分设计了一段类似高山流水，抑或似一条花龙之感，绵延起伏，演员时而分出时而合拢，在拟人拟物之间转化开来，渲染了一种似是而非但同时不失鲜活而清爽干净的画面，为下一个场景做了短暂美妙的铺垫。

承：欢快交织的舞段先声夺人满场交叉，半包围裹挟着两排，再形成两组不同的大画面。合拢成大舞段之后，巧妙地形成两个菱形块再进行斜穿对流，两组互相呼应进行对话。渐渐地再细分为多人对话，最后演变成斜排对打的模式结束这一段的表演。

转：第三段设计了一组三人舞的舞段，让花钹的敲击对打形成一对一、一对二、三人同时对打的对话模式，夹杂着四人的流动串场，舞台上不仅形成了集体的对打及多点的对打方式，还不断地改变每组演员的方位使空间变得丰富流畅不落俗套。之后过渡转换到双人舞及群舞的关系，为慢板的到来做好延展。而慢板时则采用大流动及集体的卡农模式，把一段双人舞的结构 Copy 转为集体舞段加以呈现。

合：无论从乐曲色彩变化而言还是从舞蹈节奏的变化也好，经过了一系列的编舞流程之后，就进行到了作品尾声，是弱收还是强收一定要看作品需求以及编导意向。《芙蓉花钹》“合”的这一部分不仅采用了大舞段及块面切割的模式，还增加了集体收放加零星的造型的细化方法，进一步强化作品风格及画面的变化，便于让观众留有更加深刻的记忆。

尾声：结束时演员迅速变成了一艘花船造型，为了避免单调，设计了两组人物造型，从而让船里船外变成两度空间，形成一种对话呼应。

四、斟酌芙蓉花钹服饰道具

舞蹈，是一门综合艺术。除了节目的编排、演员的二度创作及声光电之外，还有重要的服装、化妆、道具，其中服装及道具更是一个优秀舞蹈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花钹的服饰选用了玫红渐变

为主色调的中式立领短袖上衣及直筒水裤，宝蓝色为辅的镶边加流苏配色，既彰显了苏南民间特色又不失年轻、现代的时尚感。

包头是典型的苏南水乡妇女特有的装扮，现有旅游景区的江南船娘还保留有这种妆容，这种打扮在民间生活中尚可，但是在舞台上会显得老态和土气，想来想去最终果断舍弃了当地原民间的这种包头巾，大胆采用了头花与发簪，而网上的类似物品繁多，且每个人的欣赏角度及对于色彩的喜好不同，大费周折地挑来选去，最后选定的依然是最早看中的粉色垂枝绢花，如此看来，审美的“一见钟情”和第一印象有多么的重要。

在饶钹的选择过程中也试了多种，铜质饶钹大小不一，太轻太小与成人年龄不符，太大太沉又会影响发挥，使演员手腕的灵活性受阻。通过排练实践，我们中途舍弃了原先设想的大钹，保留原有小钹敲击正面贴有的一圈金色赛璐珞发光纸，使其远看形如花朵的喇叭口；在铜钹的背面，又黏上多层大小不一的粉色桃形状丝网花瓣，使整个小钹俨然变成了一朵盛开的芙蓉花。上述的想法和举措让“芙蓉花钹”成了名副其实的可见之物，可谓神来之笔。

五、磨合芙蓉花钹台前幕后

慢工出细活。任何创作都不是一蹴而就，所谓的精品更需要集思广益慢慢打磨。对于业余舞蹈演员而言，编导的案头工作必须提前细想、做好、敲定，一旦重新修改并打破演员原有熟悉的动作或者位置，调度、舞段及舒适圈，就得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重新来过，这不仅让前面所做的一切都成为无用功，而且还在演员的消化和逐渐熟练中，冲淡演员们的积极性，重者还将拖延作品的时间进度，甚至影响全局。所以不管是排练当中还是在初稿完成之后，编导必须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过滤、思考作品，哪些地方是否合理？哪些地方还存在不足之处？有待下次排练时进一步更改、完善。

由于“群芳奖”赛事时间仓促，真正留给创编和排练的时间并不宽裕，前后共计一个半月。而在参赛队伍上，最后选用了无锡市锡山区东北塘中心幼儿园的教师队伍共计28人，其中有一半的演员不仅缺乏舞蹈表演经验，甚至还有多人并非幼师专业。这样的队伍组合难免加大了排练的难度。在毫无选择、无退可路的情况下，乘着年轻就会充满活力，就有无限可塑可能的必胜信念，步步为营，稳打稳扎，一路前行，每周加班抢点，争分夺秒成为常态。每排完一部分新动作、新调度和新舞段，演员们便利用下班时间不断重复、温习，直至日渐熟练，待回课认可之后再继续往下排练。通过一点一滴的不断磨合、纠正、巩固，

终于完成了全部创作，虽然在时间上已不容许作品细抠和完善某些动作的力度及美感，但我们依然信心满满地迎来了比赛之日。

从初赛到复赛，历时半年之久的无锡市第七届“群芳奖”广场舞决赛终于于2023年10月20日在宜兴保利剧院拉开了帷幕。由于剧院舞台比《芙蓉花钹》演员们平时排练的场地大了不少，很多演员在第一次走台时，因为缺少舞台经验使得感知方位的能力减弱，不能及时调整自身的动作幅度，从而在舞台上出现了慌、乱、差的局面，好在通过第二遍彩排才得以迅速扭转勉强过关。比赛总是令人紧张而担忧的，不论导演还是演员无一例外，赛前剧场前厅的动作复习训练和细节叮嘱唠叨永不能少。所谓“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演员们一旦上了台就由不得编导的意志了，而编导在台下还需做的，则是盯紧灯光师及时转换灯光跟上舞蹈情绪与画面变化，使舞台色彩不出差错，尽职尽责做好幕后工作，与演员台上台下共同合力打好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本次舞台舞及广场舞比赛并非当场亮分，所以成绩的高下在第一时间不得而知。经过两周时间的漫长等待，2023年11月6日，终于迎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芙蓉花钹》一举夺得了无锡市第七届“群芳奖”广场舞大赛全场最高奖，并将直接晋级2024年江苏省“五星工程奖”广场舞大赛的决赛！赢得了如此殊荣，离不开领导的全力支持和专业老师的精心指导，离不开台前幕后创作、参演、后勤等一众人员的殚精竭虑和共同努力。

结语：

民间舞蹈生命力长盛不衰的秘诀除了当地老百姓在不断传承之外，更多的原因还在于其自身的文化因子是生于斯长于斯发于斯的。不同的生活环境和风土人情产生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这也正是外来文化无法混同和剽窃的源流。作为一位舞蹈编导，无论你生活在当地还是外地，在对一处陌生区域的文化进行重新定义、创作、改造之时，切忌张冠李戴，自以为是，更不能用自己以往的作品取而代之。而是要潜下心来，从当前的现状着手，通过历史与现实两线交织、齐头并行的方法，做好摸底、调查、采风等一系列案头工作，仔细梳理、把握历史文脉并从中提炼要素、找寻符号，用全新的视角和当代的节奏来讲好属于这个时代这个地区的故事，真正履行作为一名文化传播者应有的使命、责任与担当！

参考文献：

[1] 张思凡. 敦煌莫高窟乐舞壁画对当今舞蹈审美特征的影响 [D]. 陕西师范大学, 2020